

# 翻译与研究

冯植生

古往今来，无论中外，文学创作式样之一的诗歌，特别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。诗歌语言简明、鲜活，意涵深刻，读来朗朗上口；诗歌富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，穿透读者的内心，在思想情感上发生共鸣。人们每读到一首好诗，总是爱不释手，吟诵不忘。

诗歌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，还有它的深层次原因。古人云：诗言志。就是指诗歌作者在诗歌里抒发的思想、内心情感。诗人不可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。诗人既是时代前进脚步最直接的感知人，更是运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对时代脉搏的思考和判断，这就使诗歌不仅具有艺术魅力，在思想内容上更为充实与丰满。综观世界文坛，如俄国的普希金、莱蒙托夫，英国的拜伦、雪莱，德国的歌德、席勒、海涅等等，于璀璨星空，大放异彩的伟大诗人，无不是站在时代的前沿，时刻关心民族，国家的命运，在艺术创作中，将自己的思想情感，深深溶注入民族、国家的前途思考中。

话题转入匈牙利。整体来说，匈牙利诗歌创作发展史，也是符合上述规律的。一部匈牙利诗歌史，是有着时代进步思想、忧国忧民的诗人们关怀民族、国家、命运、前途，在诗歌创作里，吐露心声的艺术作品，甚至可以说一部关乎民族、国家发展的缩影呢！

匈牙利是欧洲中等国家，也是联结“一带一路”中东欧重要国家之一。它地处欧洲著名的喀尔巴阡山脉盆地，面积十万平方公里；人口约一千万，百分之九十六为匈牙利族，其余为塞尔维亚、德国、吉普赛等少数民族族裔。匈牙利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盛产小麦、果蔬，工业、信息业亦相当发达。这样一个国家，却被称之为在欧洲“无亲戚”的国度，这也许在许多中国读者感到疑惑不解的吧！

要寻求答案，就得从匈牙利历史说起。据史料记载，匈牙利民族（又称马扎尔族）来自亚洲。上古时期，匈牙利先民与其他少数民族生活在亚洲乌拉尔以东地区，过着游牧社会生活，大约从公元五世纪起，匈牙利先民离开发源地，一路往西行，经俄罗斯大草原，黑海沿岸，进入喀尔巴阡山脉盆地，在七个部落首领阿尔巴德大公率领下，于公元八九六

年在此安邦立国，从此创造历史辉煌，这就是匈牙利被称在欧洲“无亲戚”国度的来由。

匈牙利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。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；十世纪改信基督教受教皇册封为王国，人文主义宫廷辉煌文化，蒙古鞑靼人入侵，农民起义，十六、十七世纪土耳其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、占领、统治三分之一中心国土达一个半世纪，随后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殖民、同化，十九世纪初兴起的民族独立启蒙运动，著名的一八四八——一八四九年革命战争及二十世纪的一战、二战、工运等等政治运动。匈牙利人民饱受诸多苦难，也显示出坚持斗争，不怕牺牲大无畏气概，争取、捍卫民族、国家自由、解放、独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，屹立于当今世界，成为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国家。

在文化思想领域，以民族、国家自由、解放、独立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始终成为匈牙利的优秀传统。在文学创作领域，匈牙利诸多进步的小说家，如约卡伊、米克沙特、莫里兹、伊列什、凯尔泰斯，诗人魏勒什马尔蒂、裴多菲、阿兰尼、奥第、尤若夫等等，在他们富有艺术感染魅力的作品里，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。其中尤以裴多菲最为突出。

裴多菲·山陀尔（1823-1849），是匈牙利伟大的革命爱国主义诗人，具有世界名望，匈牙利人民热爱崇敬他，并以他为民族之骄傲。裴多菲也是中国读者熟知、酷爱的诗人。在十九世纪初兴起的匈牙利民族复兴运动，特别是一八四八——一八四九革命战争时期，裴多菲从一位平民诗人成长为革命爱国主义诗人，以笔和剑跟敌人进行战斗，最后以身殉职。他的诗歌内容充实，富有战斗性，艺术风格细腻、明快，豪放；为捍卫民族、国家自由、解放、独立的内容与高度艺术表现力的诗作，受到广大读者喜爱。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在跟沙俄军队的遭遇战中，死于哥萨克士兵刺刀下，年仅27岁，裴多菲身后留下八百多首诗作，至今已成匈牙利文化瑰宝，享誉世界诗坛。

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裴多菲诗歌传入我国至今，他的诗作有了更全面的译介和研究。在我国广大读者中间流传最广的是，革命青年作家殷夫（白莽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译的哲理短诗：《自由与爱情》“生命诚可贵，/爱情价更高，/若为自由故，/两者皆可抛！”。这些诗句，常常被引用，甚至加以引申，可见其在读者心中产生多么大的影响。

根据原诗，翻译成中文，应该是：《自由·爱情》“自由、爱情，/这两者我都需要，/为了我的爱情，/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，/为了自由，/我可以牺牲我的爱情。”原诗节奏、层次分明，音律铿锵有力，读来朗朗上口，可是直译过来，却略显平常，比殷夫译逊色。这就引起人们思考，诗歌如何翻译的问题？这首短诗，表达出来的中心思想，是坚定的革

命者，为了革命事业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。裴多菲和殷夫虽然分别生活在不同时代，作为革命作家，处于民族、国家危难之时，彼此心灵是相通的。裴多菲用本民族语言文字（匈牙利语）创作出《自由·爱情》名作，殷夫用中文（汉语）译出《自由与爱情》佳作；两者都被两国读者吟诵，流传后世。这真是诗歌翻译上一篇难得的绝好范例。

直白地说，翻译，文学作品的翻译，不过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字的互换。在翻译界，信、达、雅已成为普遍的共识。也就是说，译作必须以文本为准绳，虽然可以适当照顾两种语言文字表达的不同方式，但不可以离开原作，按照译者意愿进行操作。还有译者对于作家本人和其民族、国家了解越多、越深入，工作时会感到得心应手，必定会产生精品译作，匈牙利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，文学艺术领域犹如一座奇花绽放的艺术殿堂，香飘四溢，美不胜收。我有幸进入园中，流连忘返，作为一位“采蜜人”，多年来在译介匈牙利文学作品方面做了本份工作，出版了《米克沙特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圣彼得的伞》、《奇婚记》、《强盗》、《亲戚》、《金棺》、《匈牙利诗选》、《匈牙利民间故事》等多部译著，还撰写问世学术专著《莫里兹》、《裴多菲传》、《裴多菲研究》、《匈牙利文学史》，以及有关作家的研究论文，等等，在长期工作中，对于翻译与研究的关系，颇有些体会，它们两者之间是关联的，翻译作品并非简单的文字互换，应当要对包括作家、作品及其民族、国家情况的了解，特别是这方面的研究愈深入，就愈有利于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完成一部精品译作。

2017年，匈中友好协会主席宗博莉·克拉拉女士主持编辑出版了一部书名为《日月桥——中国人的匈牙利回忆》的专辑，这是一部用匈文和中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具有意义的史册，收录了二十三位包括大使、外交官、教授、学者、记者在内的回忆文章，我有幸受邀请撰写《美好的回忆》一文，并被收录中；在这部有助于促进中匈两国人民文化交流，加深友谊的书里，我为自己以学者身份受邀者而感到荣幸，也为自己的工作受到肯定感到欣慰。

在这方面，我们许多翻译大师已经做出了榜样。



